

那些有意思的老头儿

文化名家笔下的大名家



君先白……周汝昌 天真的小丁……冯亦代 伴狂未必不丈夫……王开林

回忆陈寅恪先生……李星林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李星林 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李星林

贾佩兰……柳林群 朱自清……张中行 我与胡适先生……周汝昌

叶玉陶……张中行 回忆季羡林先生……罗家伦

名家谭系列

杨耀文、选编

生命之火常明……杨永玉 关于巴金的事情……黄裳 敦煌上座……于敏方

八部书外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那些有意思的老头儿

文化名家笔下的大名家



名家谭系列

杨耀文／选编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有意思的老头儿:文化名家笔下的大名家/杨耀文选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8
(名家谭系列)

ISBN 978-7-5117-0973-8

I. ①那… II. ①杨…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IV. ①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1870号

那些有意思的老头儿:文化名家笔下的大名家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杜永明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1(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青印刷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字 数 248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本回忆、怀念、记述那些有着盛名的大师的散文集。

我们收录了二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响当当的文化名家，更可贵的是，他们大多与写作对象有多年的交往或比较亲密的关系。这样的文字一方面更真实可信，一方面也更能表现出真情实意来。

例如，我们在季羨林先生所著的《回忆陈寅恪先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丰子恺先生所著的《怀李叔同先生》等文中，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敬爱、怀念、感激师辈的浓浓情谊；在黄苗子先生所著的《王世襄其人其书》，冯亦代先生所著的《天真的小丁》等文中，能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作者与被写者之间长期交往所产生的深深友情。

除以上所述的文章，我们还收录了罗家伦、夏丏尊、艾青、周汝昌、张中行、林非、汪曾祺、叶兆言等名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又从多种角度，为我们呈现了辜鸿铭、齐白石、叶圣陶、李叔同（弘一法师）、朱自清、老舍、沈从文、巴金等各位名家大师的风采。

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根据文中所写人物的专业、领域和自身特性

等，做了简单的归类，分为“文心如水的老头儿”、“闲情雅趣的老头儿”、“笔下生花的老头儿”、“翰墨飘香的老头儿”和“润物无声的老头儿”。严格说来，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很多名家大师都是学识庞杂、触类旁通。例如李叔同先生、王世襄先生等人，就很难将其归入某一学科或专业。此区分无非是为了成书体例的要求而已，希望读者朋友见谅。

文中所及的很多名家大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读这些文章，一方面缅怀他们，表达我们对其学识和专业的推崇和敬佩，一方面学习他们对学问的执着和热爱——即使做不到他们的万一，只要能懂得“心向往之”也是好的。

目 录

Contents

写在前面的话…… /1

文心如水的老头儿

回忆辜鸿铭先生……罗家伦 / 2

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编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回忆陈寅恪先生……季羨林 / 7

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 Lüdemann），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羨林 /20

“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我与胡适先生……周汝昌 /32

中华语文的问题，是中华文化的最巨大的问题。现今批胡反胡的人，常常是不自觉地在胡先生划定的范围圈里折腾，作了他的随从者，而不再从另外的思路去作一番思考。

俞平伯……叶兆言 /43

俞先生是我所见到的老人中，最有少爷脾气的一位。说到他，大家就觉得好笑，因为少爷脾气说白了还是孩子气。一个人终身都能保持住孩子气，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

吴世昌小记……林 非 /48

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那种执拗、诚恳和无畏的表情，这似乎比词学大家或红学大师那样的称号，更鲜明和牢固地烙印在我的回忆里。

佯狂未必不丈夫……王开林 /56

他在清末骂光绪，骂慈禧，骂自己的恩师俞樾，并作《谢本师》一文，宣告与之断绝师生关系，闹得狂名满天下。

八部书外皆狗屁……王开林 /76

明代文人张岱尝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黄侃有深情，有真气，其“癖”与“疵”也就非比寻常。

吴雨僧先生二三事……汪曾祺 /90

他一进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着，就马上出门，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吴先生以身作则，听课的男士也急忙蜂拥出门去搬椅子。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吴先生才开讲。

闲情雅趣的老头儿

玩物不丧志……启 功 / 94

王世襄先生的“玩物”，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

王世襄其人其书……黄苗子 / 99

他是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生活 and 民俗学的人。他做学问爱搞些“偏门”，人弃我取，从不被注意的角度上反映中国传统文化。

笔下生花的老头儿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季羡林 /106

当老舍先生徘徊在湖水岸边决心自沉时，眼望湖水茫茫，心里悲愤填膺，唤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答，悠悠天地，仿佛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吧！

哭佩弦……郑振铎 /112

一多刚刚走上一条新的路，便死了；如今佩弦又是这样。过了中年的人要蜕变是不容易的。而过了中年的人经过了这十多年的折磨之后，又是多末脆弱啊！

朱自清……张中行 /116

朱先生学问好，古今中外，几乎样样通。而且缜密，所写都是自己确信的，深刻而稳妥。文笔尤其好，清丽绵密，细而不碎，柔而不弱。

才子赵树理……汪曾祺 /120

老舍的幽默是市民式的幽默，赵树理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他常常想到一点什么事，独自咕咕地笑起来，谁也不知道他笑的什么。

关于巴金的事情……黄裳 /124

巴金多次说过，不少人劝他关起门来安度晚年，不要再写文章，再说话，享受由“相安”取得的好处。可是这办不到，即使每天只能艰难地写一两百个字。

北向之痛……黄永玉 /135

再高级、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地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生命之火常明……黄苗子 /143

沈从文先生是否就永远忘记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了呢？并不。最近我同沈先生谈起，在国外，有一位研究他的文艺作品的学者得到了博士学位。沈先生羞涩地笑了一笑，大拇指按着小拇指伸手来，轻声地更正说：“三位了。”

我们叫他端木……林斤澜 /155

我们叫他端木。他的本姓是和曹雪芹本家，也在“汉旗”。端木蕻良是笔名。有回他解释说，无典，只是他老家名产高粱的意思。端木是直立，蕻良即红粮的谐音。

翰墨飘香的老头儿

弘一法师之出家……夏丏尊 /162

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怀李叔同先生……丰子恺 /169

李叔同先生为甚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忆白石老人……艾 青 /177

老人一生都很勤奋，木工出身，学雕花，后来学画。他已画了半个多世纪了，技巧精练，而他又是个爱创新的人，画的题材很广泛：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没有看见他临摹别人的。

记齐白石先生轶事……启 功 /185

今天齐先生的艺术创作，保存在国内外各个博物馆中，而我在中年青年时也曾有些绘画作品，即使现在偶然有所存留，将来也必然与我的骨头同归腐朽。诸位青年朋友啊，这个客观的真理，无情的事例，是多么值得深思熟虑的啊！

张大千……叶兆言 /195

张大千死皮赖脸，一次次登门看画，别人不讨厌也要讨厌。好在张大千属于那种有游戏精神的人，你讨厌我，我照样要骚扰你，谁让你藏着石涛的画。

画图又识春风面……张乐平 /200

子恺先生为人风趣，谈笑风生，饮酒不多而笑声不歇。过些时候，只见他依桌垂头，气息浓浓，原来先生醉矣。

天真的小丁……冯亦代 /204

小丁之为小丁，贵就贵在这“小”字活生生道出了他的本性。这个“小”字说明他的纯真，这个“小”字说明他至今童心未泯。

启元白……周汝昌 /211

此皆往事前尘。如今他位高望重，偶晤一面，人变得老境中十分严肃寡言，当年的言笑，不可多见了……

润物无声的老头儿

煌煌上庠……卞毓方 /218

蔡元培瞩目于北京大学，就像阿基米德眼中那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它的价值，不在于多么抢眼，也不在于多么崇阔，而在于顺天承势，得心应手，把一己的才情抱负，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最大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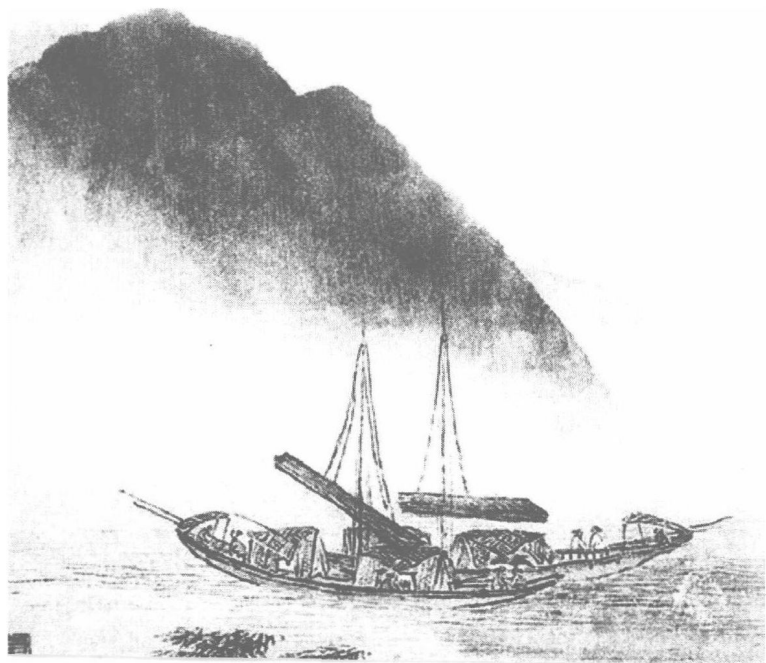
叶圣陶……张中行 /230

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

文心如水的老头儿

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

——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



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编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辜先生号汤生，福建人，因为家属侨居海外，所以他很小就到英国去读书，在一个著名的中学毕业，受过很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这种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都很认真而彻底地教授。这乃是英国当时的传统。毕业以后，他曾在德国学过工程，也在英、法各地游学，但他在爱丁堡大学获得的是文学硕士。

回国以后，他的工程知识竟然没有发挥的余地。当时张之洞做两湖总督，请他做英文文案。张之洞当年提倡工业建设，办理汉冶萍煤铁等项工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号召，为好谈时务之人。他幕府里也有外国顾问，大概不是高明的外国人士，辜先生不曾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天，一个外国顾问为起草文件，来向辜先生请问一个英文字用法。辜默然不语，走到书架前拿下了一本又大又重的英文字典，砰然一声丢在那外国顾问的桌上说：“你自己去查去！”这件小故事是蔡子民先生告诉我的，这可以看出辜先生牢骚抑郁和看不起庸俗外国顾问的情形。

民国四年，我在上海愚园游玩，看见愚园走廊的壁上嵌了几块石头，刻着拉丁文的诗，说是辜鸿铭先生做的。我虽然看不懂，可是心里有种佩

服的情绪，认为中国人会做拉丁文的诗，大概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编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三年之间，我们课堂里有趣的故事多极了。我曾开玩笑地告诉同学们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当然，这个名并没有人敢出的。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



▲ 辜鸿铭

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这“洋离骚”是什么呢？原来是密尔顿（John Milton）的一首长诗“Lycidas”。为什么“Lycidas”会变“洋离骚”呢？这大概因为此诗是密尔顿吊他一位在爱尔兰海附近淹死的亡友而写成的。

在辜先生的班上，我前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长短的诗篇。在那时候叫我背书倒不是难事，最难的是翻译。他要我们翻什么呢？要我们翻千字文，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翻成英文，这个真比孙悟空戴金箍咒还要痛苦。我们翻过之后，他自己再翻，他翻的文字我早已记不清了，我现在想来，那一定也是很牵强的。还有一天把他自己一首英文诗要我们翻成中文，当然我们班上有几种的译文，最后他把自己的译文写出来了，这个译文是：“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溪女，喁喁复何为！”英文可能是很好，但译文并不很高明，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

我们在教室里对辜先生是很尊重的，可是有一次，我把他气坏了。这是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辜先生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里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这般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

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件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趣味。辜先生有一次谈到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先生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清朝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三百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窑子。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三百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当时在他们旧式社会里，逛妓院与娶姨太太并不认为是不正当的事，所以辜先生还有一个日本籍的姨太太。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这个譬喻早已传诵一时，但其本质是一种诡辩。不料以后还有因此而连带发生一个引申的譬喻。陆小曼同徐志摩结婚以后，她怕徐志摩再同别人谈恋爱，所以对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不能公开用的！”作文和说理用譬喻在逻辑上是犯大忌的，因为譬喻常常用性质不同的事物作比，并在这里面隐藏着许多遁词。

辜先生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他深刻的讽刺。我在国外时，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有他的一篇文章，所采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Catechism）。其中有几条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rt Han）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诸如此类

的问题有二三十个，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大约是在一九二〇年美国《纽约时报》的星期杂志上有一篇辜先生的论文，占满第一页全面。中间插入一个辜先生的漫画像，穿着前清的顶戴朝服，后面拖了一根大辫子。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没有文化的美国》（*The 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他批评美国文学的时候说美国除了 Edgar Allan Poe 所著的《Annabelle Lee》之外，没有一首好诗。诸如此类的议论很多，可是美国这个权威的大报，却有这种幽默感把他全文登出。美国人倒是有种雅量，欢喜人家骂他，愈骂得痛快，他愈觉得舒服，只要你骂的技术够巧妙。像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都是用这一套方法得到美国人的崇拜。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

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可能亦是他自己的“解嘲”和“答客难”吧！

作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羨林

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 Ludum），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地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一九三〇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

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 Lüdemann），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啻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en Schmidt）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论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